

●马道洲/诗篇

灵魂诗笺

屈 服

我只屈服于山,有时却立于山顶。我只屈服于神,神却最终将我渡入天堂。其实,我所屈服的唯有真理。从广袤的人生经验看,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灵魂在我,屈服也在我。而许多事情,你根本弄不清它的纹理,以及来龙去脉:比如说,距离既是虚无又是现实,再比如说,关于天空后面的一些事情。有时,我甚至连真理也不屈服,偶尔还会强迫自己,承认一些谬语。这些都身不由己:比如说,灵魂是一个从泥土到泥土的过程,再比如说,重归泥土是个浪漫之旅程。这些都很接近于荒诞。我生活在天堂就是个有力的证据。为此,我只屈服于事实。

涅槃之声

谁在为消殒的生命而祷,谁在为新生的虚幻而泣。深陷于涅槃之声,是一种宿命。孩童既是虚无是个蜜块,目的只是诱惑一个漫长,然后消失。紧接着便是一场盛大的祭奠,颤抖的手扶持着命运,将完美的一生交付自然。生命开始延续,在人与畜之间艰难地抉择。涅槃之声响起,一个新的生命,呱呱坠地。

雨 夜

笙瑟从不拒绝而夜,在接受雨水的沐浴后,人们或安宁,或瑟瑟,都会坚守到清晨的最后时刻。几个醉汉虚晃着灵魂,于雨中散步。他们嗅着湿气,打着响嗝,在偷窥蚂蚁关于迁徙的布告。逆势而飘一款晴朗的夏风,将灵魂吹得滚烫,临走,竟未留下蛛丝马迹。生活如风,一次次吹过又一次次重来,从后面推动的手,我隐隐感到岁月的浮躁。不关廉耻,不关成败,命运总是单向地顺风前行。而我,却善于逆势而飘,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时间的高度时间属于一种高度。山是一种,树也是一种。静或动,死亡或活着,都在以时间的聚一标本,划定年限。时间还有个聚或散的约定,仿佛一场盛宴,怎么也散不过喧嚣与寂静的宿命灵魂最终无法坚守躯壳,任凭时间将其剥离,许多零碎的无形被聚集成一种高度。然后,竖起生与死的界碑,时间开始重新隆起。

故 乡

鸟其实与人类一样,在抵达故乡之前,都是怀着肃穆与虔诚。飞向故乡,就是飞向灵魂的宿营地。拒绝故乡,只是一种情绪的偶然波动。在许多时间里,灵魂一直会保持岿然不动。故乡游离在生命之外,以大维度的空间,诱惑或窒息着心灵,使生命处于暂时的兴奋或暗淡。兴与败其实与故乡无关,只是关于一些箴语,总是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徘徊,难免将故乡沉于远方,而心灵依然在流浪。

归 隐

灵魂在决定退隐的一刹那,必先悬挂出横幅:向下,再向下!尽管生命已开始另一种觉醒。在躲避灾难之前,务必将胆略归于泥土,然后,收放故障,把自己的意图小心翼翼地铺开。山是最好的选择,那是心灵的堡垒。无论洪荒岁月,还是浮屠今世,神都会立于高处,庇护诚者。无需多虑,有时把自己掩埋起来,比斗志还要威严。

城市与乡村

城市的蜂巢在日渐厚实,而此时的乡村已进入融雪,每况愈瘦。连鸟的梦境都迁入楼群,栖息于荣华。颓废的庄稼孤立无援,生产灵魂的地方逐渐荒芜。而灵魂历来喜欢皈依于喧嚣,乡村的包容开始向坟墓招手。人性的宽容正式开始开胸襟,羸弱的肉体被种成一片庄稼。灵魂开始显山露水,而身体已经开始发出翻供,回望乡村,已收获不到血汗。贫瘠的金钱依旧填不满干瘪的口袋,绕不过的宿命,在城市的天空叭叭喳喳。

●梁发太/乡土情深

古老的怀川大地,有一条古老的河,它的名字叫沁河。沁河两岸傍依着一个个村庄,我在沁河边上的村庄长大。

一

在儿时的记忆里,沁河水永无干涸的日子,终年不息地打着漩涡,潺潺地向东流去。河岸有一排老柳树,柳树下是一排石磴,女人们就坐在石磴上,把脚浸在水中,就着面前的石板揉衣服、捶衣服。鱼儿扭动着灵巧的身儿,只向她们的脚边偎。她们把衣服、床单甩入水中,长长的床单在水中飘动着,女人们又把它拉回来。受了惊吓的鱼儿四处逃散,但一会儿就又偎了过来。柳树根儿伸向水中,长长的,红红的,毛茸茸的满是根须。甜腻的沁河水冲刷着,拉扯着,孩子们在水中嬉戏,扯着柳根儿,因着没影儿,打着水仗。年年进入雨季,沁河便会发大水,河水轰隆隆、哗哗哗地起着大干,卷着浪花,响声传到十里以外。那时节,大堤上,如同钱塘观潮,满是看涨河的村民。又有精通水性的人,在水中亮着手段:要水浮,摇缸浮,没影浮,狗刨眼,蹀大干,漂死孩……岸上不时一阵阵喝彩声。

沁河水的水是甜腻润口的。有一年,一个远方的剧团来村里演戏,我父亲给他们烧茶炉,供他们洗漱。剧团的人听说沁河的水怎么怎么甜腻,不相信,专门挑了一副水桶,到沁河挑了一担水。回来后他说:沁河的水就是好。在河口,我用手捧着喝了几口,就是有一种甜腻腻的感觉。我父亲给他说,我们村的水,两种口味。北半村的水是甜的,随便打口井,即便是土井,也是甜的;南半村的水是咸的,不论打多深,都是咸的。这大概是沁河水的独特之处吧。

沁河也有发怒的时候,弯弯曲曲的沁河大堤,便是一代代的前人们,给沁河这匹野马套上的轭头。

二

沁河水,永不停歇地潺潺地流。突然有一年,人们惊呼传闻:沁河水干了,沁河水断流了——有人没脱鞋,七绕八绕,过了沁河了!

人们只记得沁河水的祸患:淹没庄家,淹没农田,冲走牛羊,卷走树木,淹死

●张 颖/心灵史

这两天,我的室内弥漫着淡淡的、苦苦的田间花草气息。我很喜欢这样的氛围,也很喜欢这种芳香。早几天,我去西部陵区游玩时,采摘了一枝芦苇和几枝白色的野花,都是我儿时常见而现在很少见到的花草,欣喜之际,插在了瓶中,搁置我的厅堂。两天了,每当我看到欢快绽放的花朵,就会感念生命。植物和动物一样,都是有生命的,是有自尊和傲骨的。

每到一景区,我都留意散布于山间地头的小野花,把他们拍摄下来,珍藏、保留于我的空间。野花的生命力极其

●朱自力/经典叙事

念小学时,我每天都要往返于两个村子之间,像一条弧线在家和学校这两个点之间游走。每天,我都和村里的一群伙伴欢呼着跳跃在那条乡间小径上,我们打雪仗、杀羊羔、抓土匪,玩着各种各样穷孩子的游戏。在那条路上,路过的每一座村子都有我的老师和同学,路的两旁也分布着家家户户的田地,甚至和我们一起奔跑的还有自家的牛羊猫狗。那时候,我从来没有什么不自在,反而在内心觉得这小村是个多么大的世界,这些孩子将是自己永远长不大的伙伴。于是,在年少的时光画板上,我看到的是无需刷新的欢声笑语和难以抹去的童言无忌,我慢慢着在这个大世界里面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

直到有一天,学校的公告栏里开始张贴考试的成绩,老师们开始拿成绩的尺度给我们排座位,邻居家的父母开始训斥着孩子好好学习,我平生第一次有了莫名的伤感和无奈,我无法理解就那么几个阿拉伯数字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意。从此之后,农家小院的闲暇时间多了呆在案台上望着眼泪拉作业的孩子,村里的大街小巷多了关于谁家孩子争气谁家娃娃成绩好坏的讨论,我和伙伴们也变成了胆怯的老鼠和没有翅膀的小鸟。这样的日子开始和游戏、玩耍绝缘,小伙伴们之间的交往也变得悄悄、神秘,我们盼望着快快长大,长大后的我们好像飞鸟云来一样,在更广阔的天地间飞扬遨游。我竟然傻傻地期盼着未来的生活,像自己疯长的个头一样能抓到更多新鲜刺激的东西。

多年后,我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让我付出了很多,在面對瞬間即逝的少年时光,我有了想痛快大哭一场的冲动。我不去想那无数次的竞赛考试和无休止的唠叨排名,我的脑海流动的是渐行渐远

不会游泳的或者会游泳的人,阻隔交通,总而言之是纯害无益。这似乎也是人的共性,好处得到得多了,习以平常了,也就忘记了它的好处;而不好的地方,却记得非常清楚。

但时不多久,水便又下来了。进入雨季,沁河水依然汹涌澎湃,浪涛声依然惊心动魄。

三

沁河滩,沉淀了几千年、几万年。也许有史以来吧,第一次是一望无际的黄沙。这些沙,在儿时的记忆中,除了养猪养牲畜的拉几车垫垫圈,其余似乎绝无用处;阻碍交通,不长庄稼,狂风起处,黄沙飞扬,人行沙中,灰头土脸,睁不开眼,走不得路;车行沙上,车轮深陷,挣扎扎扎,寸步难行。只是近些年来建筑业的发展,使黄沙成了得以保护的矿产资源。

以前人们盖房,砌砖墙都是用纯白灰的。直至上世纪60年代,还是拉来了白灰,淋入池中,待水渗干,挑出用来砌墙。后来不知谁发明了在白灰中加入适量的沙,不仅省灰,而且好用,还牢固程度不减,于是时兴了沙灰。再后来随着水泥的广泛使用,沙子的功用大了起来。砌墙用沙,打梁用沙,砸地用沙,粉墙用沙,沁河滩卖沙的生意兴隆起来了。村中人到沁河滩囤沙,先是人力,后来是畜力,再后来用上了机动抽沙船,一天到晚不停地抽,一年四季不停地抽。来沁河滩拉沙的车辆,也由小拖拉机变成了小汽车、大汽车、半挂。一车沙如当初的4元,卖到了一百多元。接着是第三产业也上去了,卖茶水的、卖冷饮的、卖肉丸的、卖小菜烟酒的……昔日冷冷清清的沁河

野百合也有春天

顽强,没有人刻意地浇灌,没有人细心地剪裁,更没有人给予施肥,而它们总是长得那么茂盛,甚至是那么骄傲和自信。看到欢乐绽放的野花,总是令我感动。在景区,常常是人种植的花朵,要么雍容的牡丹,要么娇丽的月季,要么冷艳的兰花,要么绚烂的蜡梅……但是在她们附近总能看到恣意盛开的野花,那些藤蔓类的诸如牵牛花、凌霄花、茛萝花还会毫不客气地攀缘着这些名贵花菜的身体向上生长,丝毫没有自卑和怯懦,有的只是坚韧和勇敢,是自尊和顽强。每看到此景我就会想起袁枚的一首五言

守望那分安宁

老师的言语牢记在心;书本中,我就得潜入进去,吃透摸准,将所有的问题弄懂搞明白。我不知道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我只知道我是在一条将距离一点点缩小的道路上前行。小学毕业,村子里有一拨自己的伙伴回家跟父母一起烧火做饭,犁田耕种;初中毕业,镇子上有一些自己的同窗回家跟父母一起支摊生意,挣钱养家;高中毕业,更多的同学离开校园去了更远的地方,去寻梦去挣钱去娶妻生子。

我从寒窗中一路走来,没有鲜花和微笑,我回头望见的都是自己的泪水和汗光。但是,终于走出来了,走出了父亲所谓的那个火坑,走出了那片我至今还在眷恋但是已无法回去的故乡。我从二十岁远离故乡,离开那座村庄和那些乡亲,开始步入成年后真正意义上的拼搏。我是到远方寻梦吗?可是我的梦到底能把我载向何方?我是在和谁做着较量呢,我的输赢到底又有何意义。可是,不管工作是干着什么,不管出差到了哪里,也不管和天南地北的人在一起,我的乡音我

滩,一时间如同展开了一幅《清明上河图》,一片繁荣的景象。

沙属于矿产资源,它似乎又是不可再生的,于是有关部门把它管了起来,“沙”字也换成了“砂”字,让有钱有能力的人承包了下来,限定了采砂区域,年年向有关部门缴钱。有钱人承包后,扩大了再生产,上了大机械,出砂量空前。

沁河的河床迅速下切。

四

听父辈的人说,我们村北傍堤的地方,有个“掩洞口”,从洞中翻涌出的沁河水,清清水流进村子,由北至南,潺潺地流。河道是石砌的,村中的人就着清清的河水,洗衣、淘菜。这些,我没见过,只见过临街盖房的人家,挑地基挖出的条石。老年人说,这便是当年的河道。我只记得我们村东的大堤上,有个闸口,人们称之为东闸口。若逢干旱,人们只要提起东闸口的闸,潺潺的沁河水便流了出来,注入农田的各条沟沟汊汊。人们或用水斗车水,或直接把水引向农田。因此冬春时节,我们村外沟里的水,永远离地平面只有尺把高。水滋润着农田,人们永远不知道浇麦是啥滋味。后来水位下降了,田沟没水了,麦苗早得卷了叶,上级号召浇麦,家乡的老农还是凭着老经验,和驻队干部争得面红耳赤:种了一辈子田,只见过浇秧,没见过浇麦。浇麦如舍秋……浇麦如舍秋!我们家乡气候的最大特点,就是“五月旱”,五月正是割麦种秧的时节。有谚语曰:“五黄六月差回楼。”意思就是说那个时节种秧,迟一晌产量就会受到

影响,而那时又是最容易旱的时候。不过人们只要随地挖个土井,第二天或者转瞬间,便会潮上一井水来,用来点种,足有余。村中人畜用水,是稍深一点的砖井。井台放一个井勾——用树枝做成的,一头有个树叉,用以勾桶。井勾也只两三尺长,用来打水。打着打着,井勾不够长了,去打水的人带上绳子。忽一日,人们惊呼:水桶搁底了,井干了!接下来家家户户打起了小轧井,八米左右深。再后来轧井也压不上水来了,家家户户又打起了三十米左右的小机井。现在政府出资,搞饮水工程,用上了深水井,吃上了自来水。

吃水的问题解决了,可浇地的问题更麻烦了。别说水斗车水,土井潮水,撑杆拔水,连当年大集体时代打的机井也不够抽了。1990年,靠政府拨款和群众集资,村中修了一个提灌站。提修灌站的最大工程是挖蓄水池,可以肯定,蓄水池是绝对低于沁河水平面的。沁河的河床逐年下切,沁河水的水面逐年下沉,提灌站的引水渠道逐年下挖,而今站在河面上上看提灌站,提灌站简直成了空中楼阁!当年立在水中测水高的标尺,如今像立在高山之上下瞰河水的呆汉,它想再测水流,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不是确凿的证据在眼前,人们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而今提灌站也报废了!

时间也只是20年!

可怕的沧海桑田!

五

沁河水永不停歇地、默默地、潺潺地向东流。站在提灌站的引水渠道边,可清晰地看到,一股股的泉水,清清的,丝丝缕缕,在注入沁河——现在沁河东流去的,不只是河水,更多的是返流出来的泉水!

沁河水不是在补充我们的地下水,而是在吸取着我们的地下水维持着它的生命!如此长年不断地流下去,流啊流啊,沁河,会不会像我们村外的涝河——干涸!

我又想起了几时的沁河,清清的、湛蓝的、甜腻的水,浑浊的、汹涌澎湃的水,想起了一幅幅的河边嬉戏图。

睡梦中醒来,春天也到了,它发现自己在高高的山顶绽放。

无名小花,悄然开放,不被关注,更无人喝彩,却开得逍遥自在,开得无忧无虑。无名小花不会因为别人的在意与否则而不敢拨开娇艳的花朵,蒲公英不会因为惧怕历程的艰险,害怕离开安全的母体而不去飘洋天涯寻找自己的梦。

不甘平凡的人类,有的在抗争,有的在挣扎,有的在抱怨,有的在悲戚,有凡人能像这些野花小草般淡泊,清清爽爽地呼吸,自自然然地生长,坦坦然然地老去。

的那口家乡话,常常把我的身份暴露,将我的那分和老家千丝万缕的思念攥开。我知道一个人不管走的多远离开多久,故乡那个人是一生一世的根。很快,又是一个十年的周期,这个十年里我安安稳稳地生活在自己的第二个故乡,我在一片叫做大学校园的净土上寻梦展翅,我在一个叫做城市的地方谋得工作发展,我在和一个叫做爱情的姑娘相亲相爱,我把一个用借钱贷款买来的房子当做自己的家和窝。不久的将来,我还会把自己的户口迁移到这座城市,然后和亲爱的她拥有我们爱的结晶,我想那未来的他的故乡又在哪里呢?

我是一个在流浪中疲倦的人,我开始沉沦了似的将自己的灵魂守望在这里,我曾经向往过更大的城市和更远的地方,我甚至固执地认为自己会有那么一天会到一个地方寻求内心真实的那分向往。现在的我,真的是在委屈着自己的追求斩杀着原本的梦想吗?我得不到答案,我无法给自己一个定论。因为,很多的时候当我和老师同学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受到浓浓的情谊;因为,很多的时候当我和领导同事笑谈交往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受到了真实的亲切。还有,我原本认为陌生和冷漠的那个和老家的村庄一样大小的小区,我从它的大门口经过的瞬间我感受到了回家的踏实,我对它的一层层楼梯和一排排的楼宇有了发自内心的亲热,我甚至常常傻傻地一遍又一遍地数着它的楼层和夜幕里亮着的灯光。是的,我原本不属于这片土地,我原本不属于这座城市,我原本不属于这个校园和这家单位,但是因为我来到了这里,成为了这里的学生、职员和业主,我踏入了这里,我开启了自己,我在岁月静好中应该也必须做的那就是守望这份安宁吧。

(本版图片均采自本报资料库)

焦作日报

●张海生/新书过眼

刘玲与她的新作

《我想我就写》



因有《我想我就写》的缘故,我对《我想我就写》的作者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为此,我还知道了老马,知道了亮子,知道了鱼儿,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儿。

刘玲是焦作市近几年成长起来的女作家,长期从事网络写作,在百度空间有着很旺的人气,点击率近百万,她的创作以散文、小说为主,作品散见于《百花园》等期刊,曾入选“生活·认知·成长青春励志故事”等选本。《我想我就写》是刘玲刚刚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生容易,活着难”,是刘玲在集子自跋《为什么会有这本书》里说过的一句话。是的,一个人能够好好的无忧无虑的活着是多么好的一件事物,可是在这世上有谁能够做到呢?人生下来,注定要经受许多的磨难、坎坷,物资的、精神的、方方面面的、大大小小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都有自己的酸甜苦辣,刘玲能够将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用笔记录下来并结集成册,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来分享她的成功和幸福,分担她的忧伤和无奈,实属难能可贵。

读着《我想我就写》的每一篇文字,我不禁被刘玲对生活的挚爱所感动。刘玲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从一般人员到县幼儿园园长,她的工作经历并不复杂,也不坎坷,平凡而常规,生活中除了一次婚变并没有曲折生动的地方,更没有传奇。她热爱生活,《一起走过的日子》、《十七岁的远行》、《婆婆》、《写在女儿初潮的这一天》等都是写对生活的爱。她爱唱歌,唱得“没心没肺”,愿意把工资毫不吝惜地花在歌厅里;爱婆婆,爱得宽容坦荡,大大咧咧,爱得连姐妹都要嫉妒了;爱儿女,爱得细腻入微,地久天长,爱的让一般母亲难以做到。在与丈夫男友的爱恋和尊重妈妈意愿的抉择上,她“有一些绝情地”选择了留在妈妈身边,她自己说:“这样的相亲相爱,又怎么会不是一味盅,如同毒药的一味盅?”这是一种多么无奈的甜蜜与忧伤,她当时的心情又该是多么复杂与理智。

写散文最重要的是作作者的世界观和思想底线在作品中的体现。生活工作中,刘玲积极向上,乐观自信,聪慧睿智,写作上她擅长从日常生活中去捕捉生动光亮的东西,再经过自己看似漫不经心的构思,从而写出机巧来。她的每一篇文章都来自实实在在的,生活,大都写得阳光向善,和谐宁静,充满情趣。如《让我带着你》、《我妈看到了金善善》、《采购》、《青春里的那点儿打击》等。也有少部分文字,通过一个角度和侧面,来写自己平淡的忧伤和无奈,略有遗憾,如《缺了拉被单的那个人》、《少女样的感动》、《夜归人》。刘玲的每一篇文章,都短小精悍,少则数百字,多则千把字,即使个别几篇稍长些的文章也用标题分开,使人读起来轻松愉快,节奏感很强。每篇标题,看似很直白随意,实则也颇具匠心,贴切精准,耐人寻味,如:《宽出一米》、《大爷,不是我不开门》、《可以慢条斯理》、《约你去看演唱会》、《为你存点钱》等,只要你耐心咀嚼一下,玩味一下,一定会品出其中的甘甜。

刘玲的文章质朴平淡,简洁明快,幽默灵动,包含情感,她的文字所酝酿的氛围很有蛊惑力。据了解,像这样的文章她写了近千篇,这的确需要耐心、坚韧和毅力。

文字这东西也真是一味盅,如同毒药的一味盅。